

远 美村 的人们

원

미

동

사

람

들

(韩)

梁贵子

著

丁玫声

王策宇

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远美村的人们

(韩) 梁贵子 著
丁玟声 王策宇 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远美村的人们 / (韩) 梁贵子著; (韩) 丁玫声, 王策宇译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06-4314-2

I. 远… II. ①梁…②丁…③王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626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3 字数 195 千字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目 录

遥远而美丽的村子	/ 1
火种	/ 22
最后一片土地	/ 43
远美村诗人	/ 64
一只漂泊的老鼠	/ 82
下雨天要去加里峰村	/ 102
金翅雀	/ 129
茶楼的女人	/ 149
日用的粮食	/ 177
地下生活的人	/ 195
寒溪岭	/ 219

后记	/ 242
----	-------

远美村——虽小而大的世界

(韩国)洪廷善 / 245

饮食的真实与歌唱的真实

(韩国)黄道景 / 258

遥远而美丽的村子

和搬进来的时候一样，现在大衣柜要穿出那窄窄的门，侧面又在墙壁上擦掉一块铜钱大小的漆。

抬着大柜子的一端，他又重又粗地急喘，没法细看新擦出的伤痕。只能猜想，象牙色的木芯和粗糙的木屑，一定比旧伤更显眼。差不多大的擦痕在十尺宽的柜子前前后后已经有好几个。没办法。第一次磨损的时候，着实心疼。久之，每一个伤痕都可以看它是一枚岁月的足迹。

拖着脚步，往前倾的重量，让他很快忘了柜子擦伤那回事。横躺的柜子好像一具巨大的棺木，慢慢从窄门间滑出来。“左边，往左转！”搬运工憋着气从嘴里挤出这么句指示。他使尽吃奶的力向左稍微倾转了一下。门边出现了他青筋暴突涨红的脸。重心歪向了一边，右腕一阵痉挛。他觉得马上会支撑不住松掉手，这更让他紧张得捏把冷汗。

剩下的部分能够不磨掉漆，安全地从窄门拉出去，还得费多少力气？掏出最后一股劲儿，紧紧地闭上了眼。从喉头深处将要发出比呻吟更痛苦的嘶喊。

“慢一点儿，慢一点儿，往后拉……不，不，往后拉呀！”工人

似乎咬牙切齿地喊着。

他自己是真的咬紧了牙关。

退后！左边！抓着柜子的手脱力，只是迟早的问题。手似乎渐渐滑开了柜子。背脊冒着冷汗。脑子里想：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！刚要向着搬运工污黑的棉布手套喊的时候，工人举着的那一边突然放到了地板上。压得人往下沉的重量一下子卸掉。搬到外面地板算是成功了。工人靠着门向外大叫：

“嘿！张师傅，请过来一下，帮忙把衣柜搬下去，靠这位老兄没办法。”

衣柜搬到下边，工人和司机靠着卡车抽烟。

他的家在有三十阶石梯的小陡坡上，光是搬个衣柜也够要人命的。石阶下是勉强可容倒车的空地。大大小小的零碎总是见不得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破烂的家当实在不甚愉快。对那些零零落落散了一地、显露出穷困生活的小道具，努力装作视而不见，他也摸索着口袋找烟。

风呼呼地吹着，点不着烟。是比刀尖还泼辣的酷寒。冬藏泡菜腌制期间通常寒流也跟着登场。就在两三天前开始了严寒。零下十度，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天气。昨天晚上的气象预报准准地报道了。

一直忙进忙出帮着搬动较轻包袱的母亲，这会儿发现柜子新伤露出的木芯，不停地大声“啧啧”，连远远站在阶梯上面院子里的他也听到了。因为声音太鲜活，他把还没抽一半的烟用鞋尖重重地蹙熄。母亲穿着一重又一重衣服，头上缠着围巾，看起来非常笨重。听了她的啧啧声，没来由地从骨子里升起一股寒意。或许是太冷吧！

散放的大大小的包袱上，刮起一阵阵飕飕寒风。是因那

寒风而起的寒噤也未可知。

除了家人,一个搬运工和司机,没有别的人手。他认为是因突然决定搬家,而且不是周末。其实就算是计划中又逢假日,他也不会多请人手。搬家次数实在太频繁。这个家也还没住满两个月呢!

“又要搬?”

不应该说是为了搬家要请假的。赵主任皱起眉头反问的时候,他答不上话来。两个月前也是为了请假搬家站在了赵主任办公桌前。

“又搬家?怎么老搬家?”

那种反问法是赵主任的习惯。“为什么不能做?”“八点上班也忘啦?”“业务部做什么事不知道吗?”“今天是什么日子?”总答不出来。就算答了,赵主任一定再反问一句“那又是为什么?”

对抗这种谜语似的质问,永远没有赢的时候。除了默不吭声忍受那荒谬的谜语,别无他法。连呼吸也要小心,说不定呼吸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跟所有的人一样,他也被一条称为“家属”的绳子绞缠着。在连空气也沉重不堪的办公室桌前熬过一天以后所积累的疲劳,和进行生命的决斗是一样的。一个星期必须参与六次决斗,不能喊停,个中原因不言而喻,因为不论是谁都只有在那头破血流中挣扎的份儿。

仔细想想,赵主任皱眉也是应该的。邻座的朴灿盛常说,即使不得不老搬家,岂有每次请假的道理?他认为家里的事交给老婆管就行,自己过得舒服点。搬家那一天,只要知道新家的住址位置就够了。下了班,走进陌生的巷弄,找到有家人等待的新家。朴灿盛曾这样谈论饶富兴味的搬家经验。

“如果不行,就星期天大家一起跑。”

折中的建议顶多是星期天搬家。对他而言却是绝不可能的事。安息日,母亲根本不可能让步。不管有什么事,上帝的日子献给上帝,这份信仰不容他毁损。母亲很久以前就担任了劝道士职分。

“搬家一天不上班,会炒你鱿鱼?可是主日搬家上帝会惩罚你。怎么样,哪一个更可怕你很清楚!”

休息了一支烟的时间,工人开始搬较大的行李。剩下的行李不多。妻子带着女儿收拾厨房里的杂物。孩子黏在妈妈背后搓着额头闹脾气。

“看看恩惠,要人背……”

一大清早被吵醒的孩子看来困了。一边把乱糟糟的头发往耳后捋一边哄孩子的妻,鼻尖红红的。好像撑不起大大的肚子,一只手扶着腰。因为累了几天,冻得发僵的手背肿了起来。

穿着防寒毛鞋,踢踢踢屋里屋外来来去去的工人把放在厨房前面的米缸搬出去。

“怎么了嘛!妈妈也忙呀!再啰嗦要打人啦!……”

孩子哭闹不休,妻用干草碎裂般的嗓子哄着。

到卧室看看,该搬的都搬出去了,显得空荡荡的,只乱放着些垃圾。他“笃笃”敲着鞋后跟走进房间,环视一下四围。墙上突着几根生锈的钉子,壁纸上有恩惠的涂鸦。阁楼的门大大开着。原来摆衣柜的位置,地板上是整整齐齐一块灰尘黏成的方格。剩下的杂乱东西马马虎虎扫扫,在这房里曾经的休憩也算结束了。每天晚上回来,或躺着,或靠着墙壁看报。环视自己曾起居的房间,觉得有点陌生。想确认几个记忆几个痕迹,也有点生疏。

在一个无聊的星期天，做了一条布尺，精密地刻上公分，用透明胶带贴在墙上。原是为了帮恩惠量身高用的。没抱可以在这房里长到一米以上的希望，所以只画了一米零六公分。刚做好的时候这孩子每五分钟要量一次。在尺前面并齐了脚端端正正站着。想起恩惠一本正经的表情，和因立正姿势挺起的细小的肩。这孩子看来长不高。岁月的刻度也好，布尺的刻度也好，盯着它的时候它绝无变化。而时光分明从指缝间流去。他又看着那一格一格密密的刻尺，孩子的细肩叠在刻度上。拿掉了只会留下些蛛丝的布尺，痕迹还孤零零留在冷寂的壁上。

关上冷风往往趁隙钻进的阁楼小门，又发现了另一个痕迹。是哪天晚上，喝醉了酒很晚才回家。还是不久前的事，什么样的酒席仍记得很清楚——业务部老将群集的联欢会。依朴灿盛的点子，在新生代势力即将迎头赶上的时代，年过三十的老将们不应就此一蹶不振。找了许多理由把杂七杂八的酒全灌到肚子里，还讨论了用什么妙策镇压新生代，已经记不得。过了午夜才回家，倒头便睡。

半夜里喉头焦渴睁开了眼。垂着窗帘的房间一片漆黑。脑里只有一个念头“喝水！”他穿过黑暗去找房门。门却打不开。其实一开始就觉得把手有点怪。不是圆圆胖胖有个肚脐眼似的门钮，而是细长的门把在他掌心里颤动。不一会儿就“咯噔！”断了。口干欲裂，但门看来实在打不开。他举起拳用力朝门板敲下去。“啪”地一声，只为好看而盖上的薄薄的三层板深深地陷进去。在那同时妻子惊醒了。

“开阁楼干什么？”

他摸了一下门上的凹痕和断掉的门把。那晚为什么抓着阁楼门争吵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之前的家房门就在那边。

不管搬到哪里,头几天因为旧家的习惯,总要那么错撞几回。定神想清楚了,才会有搬了新家的感觉。恩惠爱爬上阁楼,做了门把手把门锁上的也是他。锁着的打不开的门、口渴和火一般扑来的焦急,弄断门把,向着打不开的门挥拳的夜晚浮上脑海,他转过身。恩惠大概终于被妈妈打了一掌,委屈的哭嚎振动了空虚的屋子。

“这是干什么?把孩子弄哭了!恩惠,来来!这么好的日子可不能哭。今天实在冷吧?我可真高兴。买了房子搬新家,想到就高兴。流浪了多少次啊!”

母亲背着恩惠站在卧室门口。孩子因勉强忍着伤心嘴撅得老高。感冒还没有好,被眼泪鼻涕弄得稀里糊涂的脸因寒冷而发青。母亲只是重复地说着“好高兴!”,脸颊布满粗糙的岁月。

“感谢天父上帝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温暖的家。使我们平安地离开。主耶稣,主和亚伯拉罕定了繁荣子孙万代的约,赐给他流奶与蜜的土地。虽然我们一直因为没有家可安居而遇到种种苦楚,主啊!感谢主的恩惠,我们现在将去到约定的迦南地。赐给我们温暖住家的主,到了那里也求主顾念我们。使我们顺从主的意志而生活……”

他想起母亲早餐时的祈祷。母亲的祈祷总是那么流利。她说,信仰生活四十多年,流畅地祷告是应该的。

但今天的祷告更是流利无比。很重的方言口音不见踪迹,抑扬顿挫地祷告了近十分钟。迦南之地的故事加上这次祈祷已听了多次。买下六十平方米的复式楼迁向富川,对母亲而言跟走向迦南之地是一样的心情。他结婚四年拥有了自己的家。对于妈妈,却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一回,是隔了二十年才有的家。

“怎么样?你们坐出租汽车先走吗?”母亲担心卡车旁座坐

不下一家人。

“从这里到富川，叫出租车很贵的……我们坐后面车厢就行了。还可以顺便告诉司机路……”

这里那里勉强凑了钱付房款，妻子是一副绝不坐出租车的表情。“准备一床毯子，包在身上就不会冷了。”一摇一晃迈着鹅步，妻子又走到厨房去。

“那怎么行……肚子里还有一个。我坐车厢还差不多……”

不能叫母亲坐车厢。搬运工人也不行。卖体力的人，如果不好好伺候，做事立刻变得粗野马虎。到富川可不是短程哟！想到此，他重新发觉自己已不是汉城市的市民。不搭地铁，也就算不出路程需要花多少时间。从弥阿里到禾谷里，从禾谷里到双门里。这样在汉城里打着转搬家还可以，但像今天越过了道界到京畿道去，他是不熟悉的。

虽然是自己的家，却是迁到异乡去，所以最好快出发。他匆匆用两手收拾地上一堆垃圾。踉跄的脚步狠狠地踢到什么东西。从垃圾堆里突出的一大团被踢到墙角，“哗唧唧！”还打了几滚。红红的背和在空中挣扎的四只脚让人毛骨悚然。他小心地举起来，是只海狗。去年夏天下班的路上，在地下道入口的地摊花一点点钱买了这个制作粗糙的塑料小海狗。转上肚子正中间的发条，两只前脚就哗啦啦地打着转游泳。在澡盆里令人厌倦地游了整个夏天，红色的背脊在阳光下褪了色，斑斑驳驳成了难看的花豹。

大概是妻丢掉的。除了因撞上墙壁肚子和背的接缝松掉以外，海狗的功能是正常的。把这只丢了也好，保存着也行的海狗塞进外套口袋。如果是个任何时候丢掉都不相干的东西，再多

留一会儿并不是坏事。

母亲背着恩惠到阶梯下的空地。司机往车上堆行李的时候，她就在一旁不断地拜托“小心易碎”。恩惠迎着小山坡上刮起的刀刃般的风，紧紧趴在奶奶背上。真是个不寻常的天气，恐怕将要下雪。工人把厨房里剩下的杂物丢在一个大木盆里，猛地抬起来往外走。转过头看也不看还在空屋里徘徊的他，大声咋呼道：

“这是最后了。差不多的话，冻死之前赶快出发啦！”

靠在门边喘口气的妻也咕哝着：

“真的，好像要冻成冰块了。赶快走吧！”

从房间到客厅，再从客厅到院子，他几度徘徊。这时才振作了精神。是了！现在是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离开这里。如母亲所说，他就像是走向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的亚伯拉罕。可是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慌里慌张不知所措。尽管是亚伯拉罕的壮举，要将足月的妻子、七旬的老母和哭闹不休的孩子安全地带到富川去，总觉得前途暗淡。

几个男人粗野地扔绳子绑行李。在车厢的最前端，司机席后的玻璃隔间下面，准备了他和妻的位子。坐在那里使得绑行李增了些困难。司机有点犹豫。结果到底拗不过妻的坚持。“那是违规的咧。”比起搬家工人，司机算是温和的。工人用不甘心的眼光看着妻爬到行李之间安坐，嘀咕了一句，“比后面较不冷吧？”妻假装没听到，自顾钻进狭窄的空隙里，铺开毛毯和衣服。那倒是真的，前面有隔间玻璃，左右有衣橱，都可以挡风。

母亲把睡着了的恩惠用自己的毛衣盖好爬上了前座：“有没有漏的东西你再去看看。现在人走了就完。你再去扫一眼。”

“拉！再拉！那儿够紧了吗？”男人们嘴里哈出的气像冒烟。他也吭哧吭哧哈着气跑上台阶。不是有什么剩的东西，只是母亲支使他，他就再去屋里屋外巡了一圈。只有后院煤球仓库里搁着一支钝钝的煤球夹子而已。没有必须得带走的东西。绕回来，一对都去上班的夫妇住的屋子，门上夹了张便条：“您借去的烤架我自己在厨房找到带走了。恩惠妈妈留。”他觉得妻小小的字体颇可爱。连在别人家厨房也可以找回自己的东西，那就再不可能有什么落下的了。

下台阶时他不再奔跑，只是慢慢地踱着。夹在纵横交错的绳子绑着的行李之间的妻，招手唤他快来。将走远路的工人和司机转身在墙角撒了泡尿。现在唯一剩下的事是离开这里。走下最后一阶，他回头张望。西瓜青色油漆开始剥落的大门在风中若无其事地摇晃着。稀稀疏疏立在另一边的庭园宽敞的洋房，从清晨开始搬动行李到现在行将离开，没有一家出来过问。瞥了一眼那几栋洋房，他终于一跃跳上卡车车厢。

比想象中舒适。除了车子滑下斜坡时身体往前倾，抓着车厢板维持平衡使了点劲，之后便只要忍耐车身的摇晃振动罢了。他想替妻子遮蔽冷得起鸡皮疙瘩的脸，把厚厚的大衣盖到她的头上。“好闷……”妻又把大衣拉下盖在他膝上。不仔细看，会以为他们也是行李的一部分。就算仔细看，他们大概也只能是称为“人”的一团破烂而已。

车子开上了市区。没有谁命令他们，两人倒都把毛毯拉到肩上，蜷缩着身子静静地坐着。妻因大大的肚子蜷缩不便偶尔翻个身。他把衣服团起来塞在妻的背后，让她靠着车厢板。驾驶座的收音机流泻出一首首流行歌。乐声好像从遥远的地方翻山越岭而来。

遇上太多红绿灯。车子停下的时候,后面车里的人看到了他们。两人终于决定都再加一件毛衣。妻几乎平躺下来埋进衣服和毛毯里。他则用毛衣掩住了脸,紧靠着旁边的衣柜。车子一直不动。妻一声不吭。若不是紧急刹车或突然驶动时肢体轻微地施展,不禁要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活着。他向妻那头伸了伸脚,暖暖的体温传过来。妻又翻了个身。压在绳子下的一大包被子在书桌上摇摇晃晃。不知那里传来家具“叭嗒叭嗒”不断碰撞的声音。

明知那是打算要卖的房子,竟然一点也不担心地搬进去,实在是错走了一招。没想到屋子会在瑞雪严冬里突然找到买主,在妻将生产的日子得打包走人。一开始老老实实相信房地产中介商的话就是大错特错。中介商说的,已经三年了,根本没人来看过。名义上是待售,其实绝对卖不出去。不三不四地夹在周围的花园洋房之间,又是在斜坡顶上。更主要的,那是个让人连修补也懒得伤脑筋的破落房子。房基和外观都可说没有希望。屋主自己也说了,早已不敢奢想能卖掉。只打算大约明年重建了传给儿子。

那屋有两房一厅,颇合他的意。而且独门独院的房子租金也挺便宜。所以虽有点疑心仍签了约。那时冬天脚步将近,原来住的房子又火烧屁股催人搬家。一重一重原因都逼着人不能再犹豫。

但世间事无可预料哟!三年乏人问津的房子,搬进去不过十五天突然卖掉了,而且还是同一家中介公司居中牵的线。要把房子传给儿子的房主,没有事前通报就和新主人定了约。随即要求他们搬家。理由是,边厢的住户可以不动,但新主人要进

来,堂屋不得不空出。新主人则称过了年将有灾殃,年内一定要迁入。而妻的预产期又在年底。他委实左右为难。如果事前不知情住了进来还可以坚持不让。房子待售是知道的,所以没法耍赖。屋主只提议补偿搬家费用,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。

幻想将要开始新生活的他,一时无法面对现实。在迫不得已正视那些突发状况之前,各种算不得是妙策的妙策搞得他头昏脑涨。“前几天才刚办好户口迁移!”“这两天才熟悉了公车路线!”“还有行李没打开哩!”除了这些事实,他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有力的主张保护自己。知道结果总是一样,所以该趁早整理混乱的脑子。最聪明的方法是即早打消和屋主纠缠的念头。他得到了结论:再没有比凭着血气对抗现实更傻的了。然后他重新开始了忧郁的巡礼——在房地产中介商之间的巡礼。

“哎呀,看那儿,汉江结冰了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了脸,妻摇摇神游天外的他。卡车正横越汉江桥。江上强风迎面扑来,江边有一块块散见的浮冰,暗绿色的江水和冰块之间也结起了纸一般的薄冰。是不是叫绿头鸭?那背脊漆黑的候鸟在江边噗哧噗哧拍着翅膀。几艘无人照管的作业船停在江边和冰块冻在了一起。妻好像第一次看到汉江似的,抬起头伸长脖子专心地看着冻结的江冰。

“不冷吗?”

“不。有一点……”

看了结冰的江水,寒意重新袭上身。妻口说有点冷,实际上是冷极了。她把手伸进毯子里摩擦冰冷的双脚。铺在脚下的椅垫靠他们的体温暖不起来,缠在两脚的寒气渐渐扩展为全身的恶寒。“靠近一点!”他把妻拉到身边紧紧揽着她的肩。妻拉上

每活动一次便往下滑的衣服,小声地说:“还很远吧?怎么办?好冷……”

远吗?妻的问题让他想起那个飘着雪花的星期六。为了生平第一次去个叫富川的地方,在市政府站搭地铁的那一天。

劝他们去富川看看的是妻的高中同学。那朋友在富川盖了几栋房子颇赚了些钱。据她说,富川的复式楼,只要汉城独院房子的租金就可以买得到。在汉城找出租房子已经烦透了的他们,朋友的话可不能当耳边风。原定圣诞节前夕搬家,如果能无所顾虑地等到那一天,他也不会那么慌。可是妻的预产期正是圣诞节,至少十天前得安顿好才能安心。

上班时溜出来找房子的时候,也担心着妻子是不是会阵痛开始。家里有电话来,还没开口他先心惊肉跳。心里干着急,房子却不好找。房子、钱和预定迁出的日子要配得恰到好处实在困难。还不错的房子租金贵得离谱;租金合意了,屋子可又是形容不出的狭窄不便。有时两个条件都合了,算算日子又配不上。已足月的妻也挺着大肚子摇摇摆摆到处跑。周末,礼拜,全家出动远征房价便宜的社区。富川的情报恰在那时飞来。没有理由再犹豫。他打定主意连契约也要签好,等到星期六,带着妻搭上了往富川的地下铁。正是雨雪纷飞十二月的初寒天气。

第一次的富川行,他永远不会忘记。大腹便便,喘着气跟在他后头的妻。在陌生的街头彷徨。路口一碗没滋没味的牛杂汤。那条街杂乱无比。雨雪在没铺柏油的巷子里融成一片泥泞。尽管是冬天,却到处有建筑工程。离地铁站稍远的空地堆叠散放着煤球渣。房子、商店,都长得一模一样,却少了点一家人该有的和谐温馨。坐向不一的建筑,像极家里出现几个懒散的闲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。才起步开发的城市影像中,又

交叠着毁损衰颓的模样。在新生和毁灭并存的陌生城市的一角，他们冻得嘴唇发青。

在躲在各个角落，以粗鄙的颜色装饰的复式楼钻进钻出，终于定下了一户房子。不是租赁契约而是买卖契约。在地铁站搭公车只需四站便可到的巷子里，一幢复式楼的三楼，六十平方米。原来准备的租金再贴三百五十万元就行。其中二百万元是银行的长期贷款。解了一笔定期存款的约，处理了结婚首饰，余款也就够了。最理想的是可以早早迁入。整理好行李，腌上已经嫌晚的冬藏泡菜。休息一个星期，轻松地等生产，妻这样的算计鼓舞了他。

三间房，可称做是客厅的小空间。检视着有热水可用的煤球暖炉，妻难得地笑开了。

“老天，简直像做梦。你看，上次你去过在贞陵的金铨家，记得吧？那也是六十平方米，超过三千万哪。不不不，现在大概要四千万。来来！你来看！浴缸是大理石的呢！花纹也很高雅！”

卡车停在永登浦元盘。四通八达的路上，车子一辆紧跟一辆等着红绿灯。他想抽支烟，慢吞吞地翻着口袋。妻露出眼睛问：

“到哪儿了？”

“永登浦。走了一半了吧！……冷吗？”

“嗯！有点……”

妻又搓着脚。他拿毯子盖在妻肩上，迟疑地伸展膝盖站了起来。前方和左右都被挡住，只有后边敞开。而后边只有出租汽车大排长龙，不须担心别人的视线。烟就在长裤口袋里，掏出